



石達開傳

任明實著



這是一本頗具衝擊性的歷史傳記。

太平軍之興起勢如破竹，幾乎覆滅清朝。惜由於本身的錯誤，歷十五年而滅亡，成為歷史上的悲劇。在此悲劇之中有個令人嘆惋的悲劇人物，那便是本書的主人翁：石達開。

石達開是個成功的軍事指揮天才，卻是失敗的個人英雄主義者。如果不是他的獨來獨往性格：不孤憤出走棄天京於不顧，太平天國未必覆滅。如果不是他在內心深處的軟弱的一面：屯兵廣西時竟要休兵罷戰，讓二十萬兵將風流雲散，太平軍未必失去長江上游。如果不是身陷蠻荒，欲以隻身獻死以贖三軍之不死，不致為清軍所執，凌遲處死於成都。

悲劇之令人震撼與痛惜，在於它的矛盾衝擊性：令人為之歡呼、感嘆與流淚，但願讀者的眼淚能夠達到悲劇淨化靈性的作用。

題大渡河石室

大渡河流急且長

梯山萬衆亦倉皇

逸民慷慨歌謠裏

猶說軍前失翼王

于右任

目次

一	金田起事	一
二	永安開國	三六
三	突擊桂林	五一
四	桂湘道上	七〇
五	長沙之戰	八八
六	攻略武昌	一〇七
七	順流東下	一三七
八	建都金陵	一六八
九	西征北伐	二〇〇
一〇	湘江風雲	二二四

一一	長江鏖兵·····	二四五
一二	天京解圍·····	二六七
一三	天朝內訌·····	二七五
一四	回朝輔政·····	三〇八
一五	孤憤出走·····	三一九
一六	出兵湘南·····	三四〇
一七	休兵廣西·····	三五九
一八	重振旗鼓·····	三七八
一九	困頓蠻荒·····	四〇三
二〇	英雄末路·····	四一八
二一	千古遺恨·····	四四二
附錄	石達開年表·····	四六二

一 金田起事

冬月下旬的陰天，朔風凜冽。

由廣西潯州協副將李殿元率領的綠營官兵，從平南縣思旺墟向四十五里外的鵬化山區進發。

平南縣知縣倪濤以地方官身份隨軍出動，他一直不爽快，這種天氣而且快封印過年了，偏偏出來吹風吃苦。何況萬一教匪們拒捕，兵凶戰危，殊非明哲保身之道。

千餘兵馬在大易山八峒口停住，忙著架砲封路。

李殿元下了馬，伸腰踢腿，眺望形勢。

倪濤下轎，連打呵欠。

巡檢張鏞與監生朱名揚、稟生吳尙憲也跟著下了轎，一行在一株大樹下休息。

倪濤一邊打呵欠，一邊愁眉苦臉的說：「老哥，你的諜報到底確不確實？近來謠言滿天飛，害得官府疲於奔命。沒把握的話，還是回去吧。」

李殿元立功心切，他不願多費唇舌，便從箭袖中取出一紙交與倪濤。倪知縣看是：「姦有拜上帝教首要洪秀全等在花洲富戶胡以晃家中密謀起事，如迅速逮捕，不難一網成擒……」倪濤看到此處，像吃了冷豬肉一般的不舒服，他不想詳看，只跳行看告密日期是：道光三十年冬月二十日。他問：「教匪們不是在金田村鬧事嗎？怎麼首要份子又到了花洲呢？」

李殿元不耐煩的說：「人是活的嘛。別的不說，只管抓人就好了，要是抓住他們，嘿嘿——」說着用肥厚的巴掌往倪濤肩上一拍：「保證你我祿位高陞！」

倪知縣是個文弱書生，給李副將用力一拍，踉蹌一下差點摔倒，心中十分不快，但對方是個老粗，又能怎麼樣？只好悶著不響。

兵士們把鐵砲架在路上，早已三三兩兩的往樹下生火取暖去了。

監生朱名揚看的不順眼，心裏在想：朝廷官兵奉命捉匪，行徑卻如兒戲，便問：「李大人，怎麼不進村去抓人？」

「進村子去抓人？」李殿元的油黑臉上一付譏諷的神色：「你們玩筆桿的怎知道用兵之道？這叫做長圍之計。」

朱監生不服氣，說：「小小逆賊算得什麼？不過是幾個首要份子躲在村子裏，這也

要用長圍之計？」

「好呀，」李副將把頭一昂，說：「老兄是地方紳士，路徑比我們熟，我派幾個人陪你進村去抓人，怎樣？」朱監生忍住氣，不作聲。

李副將也自覺無趣，轉問倪知事：「這些教匪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倪濤回答：「他們拜的是洋教，今年六月起便開始向金田村集中，聽說他們能夠呼風喚雨，又能駕香爐航海。他們在鬧什麼扶真命主打江山，信徒們傾家蕩產，不分男女老幼都去團營，已經聚集到一萬多人了。」

「一萬多人？」李殿元真的是大吃一驚：「他們怎能毫無阻擋的聚到這麼多人？」

「老哥有所不知，」倪濤壓低聲音說下去：「我們廣西撫臺鄭大人（廣西巡撫鄭祖琛）是個神仙人物，向來秉承朝廷中堂大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旨意：能掩則掩，不必麻煩上頭，所以近年來省內盜賊多如牛毛，卻只是不聞不問。」

「怎麼又會驚動了皇上呢？」

「紙包不住火呀！省內各地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鄰省督撫大人們怕受連累，便紛紛上奏本了。最厲害的是京城裏袁大人（給事中袁甲三）參奏一本，彈劾鄭大人欺罔彌縫各罪，聖上覽奏大怒，發交兩廣督憲大人（兩廣總督徐廣縉）覆奏。徐大人雖然有心周全鄭大

人，但事情鬧得太大了，只好覆奏：撫臣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畏服。聖上便革了鄭大人的職，派林大人（曾任兩廣總督，現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暫署廣西巡撫來省剿匪，又派雲南提督張必祿來省會剿。沒想到林大人在半路上便去世了，張軍門也病死潯州。聖上只得改派李大人（曾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爲欽差大臣，周天爵爲廣西巡撫，又調貴州總兵周鳳岐來省協辦。周軍門爲了鎮壓這批教匪纔把老哥調來本縣駐防的呀。」

「啊呀，」李殿元恍然大悟：「原來事情這麼複雜，不過我還是有點不明白：既然省內遍地是匪，爲什麼又特別看中這支教匪呢？」

「老哥有所不知，這批教匪雖不殺人越貨，但以他們最爲狂悖荒謬。」

「怎麼個狂悖荒謬法？」

「說來話長，」倪知縣猛吸鼻煙壺，止住呵欠：「他們假託泰西神教，說上帝是萬物主宰、獨一尊神，其他神祇都是邪魔妖怪。這位上帝是萬物之父，所以又稱天父。天父權能很大，七天之內造就九洲萬國，無如世人不知天父權能，犯下滔天大罪，上帝叫祂的長子耶穌下凡替世人贖罪，釘死十字架上。世人仍不悔改，天父又差他的次子下凡，作萬國真命主放膽殺妖，拯救世人，他們現在的教主便是上帝的第二個兒子。」

「真是荒謬，上帝那來的第二個兒子？這且不管他，他們殺妖不算作亂呀！」

「他們所說的殺妖，實際上是殺官兵。」

「這就奇了，官兵明明是人，怎麼又是妖了？」

「只因他們信奉的天條（實爲摩西十誡）之中，有一條是不許殺人，把我們官兵不當人，那就可以大殺特殺了。」

花洲村。

一座莊院的後進小屋中，三個人正在爭論不休，這三人正是李副將所要捉拿的首要份子。

坐在方桌大位上的是眞命主洪秀全，三十多歲，只有他束髮古裝，道貌岸然，挺着大肚子閉目養神，顯然他不願再爭論下去了。

坐在右手的是韋昌輝，瘦小個子，白面高顴，長袍馬褂，三十來歲，看樣子是個陰險人物，正口沫橫飛的說：「秀全二哥，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而且現在還來得及。當初我們結拜起義，名位早已排定：耶穌是大哥，你是二哥，雲山是三哥，秀清是老四，朝貴是老五，我是老六。等我們正式圍營，他就裝聾裝啞，要爭第二把交椅，從他自號禾乃師贖命主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野心來，『禾』『乃』二字合起來不正是『秀』

字嗎？禾乃師不正是你洪秀全之師嗎？你是真命主，他是贖命主，這不是與你爭權位嗎？這個人野心大得很，不趁早除了他，將來悔之晚矣。」

「他眼睛耳朵生病也是事實。」洪秀全示意坐在左邊的馮雲山說下去。

這馮雲山是個白面書生模樣，一副虔誠傳教士的模樣，他是洪秀全的表弟，建立拜上帝教的大功臣，也是計畫打江山的謀主。他是個現實明理的人，他說：「昌輝老弟爲將來打算，固然沒有錯，但從實際形勢來說，目前我們不能輕舉妄動。自從道光二十七年我被捉關在桂平縣牢裏，二哥又遠走廣州，楊秀清趁教內無人領導的機會，假託天父下凡，取得教內部份控制權，積非成是，要糾正也得慢慢來，是急不來的。再說團營人數上萬，但多數是善良教友，膽小的要命，論打仗殺妖還得依靠紫荊山中那批燒木炭的亡命之徒，他們正是楊秀清的死黨。」

「但是，」韋昌輝抗辯：「蕭朝貴不也是紫荊山來的嗎？他同二哥的妹子成了親，楊秀清的勢力已給分化了。再說朝貴也可以代天兄耶穌下凡，還怕小子們不聽號令？」

「問題就在這裏，楊秀清可是代天父下凡，朝貴怎麼敵得過他？」

韋昌輝正待爭辯，卻見蕭朝貴推門進來，隨手把門關上，他是個粗壯個子，濃眉大眼。他問：「還在吵呀，要是決定殺楊秀清，我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朝貴！」洪秀全喝止他。

馮雲山接下去：「總之，現在不是內訌的時候，目前團營已引起妖官的注意，應付妖兵要緊，等打下天下——」

突然一陣緊急的拍門聲，蕭朝貴猛起身抓起條凳，問：「哪一個？」

「我呀，是以晃，快開門！」

蕭朝貴放下條凳，開門讓胡以晃進來。此人四十來歲，鄉紳模樣，花洲首富。他氣呼呼的說：「妖兵從村前大路來了，還有鐵砲！」衆人驚得面面相覷。

倒是馮雲山沉住氣，他說：「以晃，你這人好糊塗！快派小子們把守村前村後隘口，再派人抄小路到金田村搬救兵去！」

胡以晃連聲答「是」，急忙退了出去。

馮雲山保持鎮定，說：「昌輝、朝貴，你們快扮成莊稼漢模樣抄小路回金田村去，我同表哥在這裏等救兵。」

「爲什麼？」蕭朝貴問：「要走大家走，你們留在這裏等死呀？」

「二哥不好走，他留了頭髮，我留下保駕。」馮雲山解釋說。

章昌輝說了：「二哥剪了頭髮就好逃走了。」

「昌輝！」馮雲山又急又氣：「真命主剪了髮，回到金田村如何見人？讓小子們失掉信心，誰肯扶主打江山？你們快走吧。」

「既然這樣，我們也不走，要死大家死，有難同當！」朝蕭貴說。

馮雲山急得頓腳，說：「朝貴，你真是！我是怕楊秀清不發兵，你們快去點兵！」一語驚破夢中人，二人快步走了。

金田村。

村前一彎河流，村後犀牛嶺上草寮毗連，正是楊秀清的營盤。自號贖命主的楊秀清雙目已無大礙，但左眼始終紅腫流淚。他正面臨抉擇關頭：他如放手不救，便可假手清兵除去洪秀全，但是真命主這座活偶像倒下了，如何號召教友們？焦慮使他鐵青的臉更爲難看，雖然不過三十來歲，但形容枯槁如老人。

一陣嘈雜聲來自嶺下，卻見學究蒙得恩匆匆趕來，說：「韋昌輝、蕭朝貴他們也趕回來了，正忙著點兵呢。」

楊秀清步出草寮，眺望後山：犀牛嶺後的風門坳，紫金山矗立天際，翠藍耀眼。遠處是平南、鵬化諸山在雲霧之中淡藍一片。

「他們點兵做什麼？」楊秀清可真是明知故問。

「他們說你既然坐視不救，他們自己去救駕。」

「誰說的？我在考慮誰帶兵去救，既然事不宜遲，得恩，你就點三千兵去吧。」

五天後，得勝之師從花洲凱旋歸來。

楊秀清冷眼望著馮雲山、蒙得恩騎馬簇擁四人大轎往嶺上抬，到了楊秀清之前，洪秀全忙下轎，說：「清胞，虧得你發救兵。」

「嘿嘿，」楊秀清皮笑肉不笑，不知他這「嘿」聲代表何意。

蒙得恩表功勞，說：「妖兵真不經打，他們遠遠的拚命放銃砲，根本打不到我們。等我們吶喊衝鋒，居然丟下銃砲就跑。什麼巡檢、稟生、監生給丟下送了命，那副將、知縣算他腿長，給跑掉了！」

連一向冷靜的馮雲山也興奮的說：「像這樣的妖兵縱有百萬又有何用？我早就說過：妖兵不足畏。憑我們幾萬人可以打平天下無敵手！」

楊秀清再也忍不住了，冷冷的說：「別高興得太早，我們正式拒抗官兵，殺傷人命，這罪名可不小啊。」

馮雲山也不示弱：「遲早總有這麼一天，你怕了嗎？」

「我怕了？你知道嗎？妖兵總兵周妖已經命令清江協副將伊克布坦點兵打金田來了，這支兵可是北方大漢，不見得不經打吧？唔？」

這可把大家嚇住了，馮雲山卻臨危不亂：「休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還沒有交手，怎麼知道哪個不行？」

「對……」楊秀清一連說了幾個「對」字，他逼進一步說：「近來小子們天天吃粥，怨氣沖天，不少人不能堅耐已經逃往團練及三合會黨那面去了，這又怎麼說？」

「這也沒有什麼，不能堅耐的只是少數地痞小子，這種人留著也是禍害。何況博白、桂平、貴縣方面的弟兄也來團營了，人數上萬、糧草多的是，他們還開爐鑄砲，真是要兵有兵，要糧有糧，怕什麼？」

楊秀清給駁得氣鼓鼓的，眼睛紅得怕人。

真命主生得胖不經久站，也不願見他二人較勁下去，便說：「外面風大，進屋休息去吧。」

晚上。

韋昌輝走訪馮雲山，說：「今天楊秀清潑你冷水，受夠了吧？我覺得趁現在動手還來得及。」

馮雲山搖頭說：「軍情緊急，現在不談這個！」

「正因為軍情緊急，才談這個！」韋昌輝說：「等到妖兵打來，楊秀清又裝死裝活的按兵不動，豈不更糟？」

「這倒不必顧慮。」馮雲山胸有成竹：「憑你我手下小子也可以抵擋妖兵。」

「萬一抵擋不住呢？」

「這也無妨，」馮雲山微笑說：「我們還有一步棋子好走呢，而且是打仗高手！」

「誰呀？」

「石——達——開！」馮雲山一字一句的回答。「他在貴縣方面是出名的械鬪高手，有大將之風，所以我同二表哥兩顧茅廬去請他出山。」

「聽說他很有錢？」韋昌輝對「茅廬」二字起了疑問。

「唔，」馮雲山點頭說：「不說別的，就憑他這次附義起事，變賣家財捐獻聖庫十萬銀子之多。」

「哦——」韋昌輝自恃是金田首富，曾經捐出幾千銀子偷打武器，但這下可給比了下去。

「這個人很夠朋友，我已經要蒙得恩去請他趕快發兵去了。」

「這樣就好。」

貴縣，奇石那幫村。

石達開接過馮雲山的信，伸手示意蒙得恩坐下，自己沉思著。

牛販打扮的蒙得恩打量這個奇偉黑漢子，雖然不過二十來歲，但那股恃才傲物神氣，使人感到有些震懾。他說：「馮先生盼望尊台早日發兵，金田方面軍情很緊急。」

石達開揚揚眉，問：「聽說金田方面內部有問題，是嗎？」

「這……小弟不大清楚。」

石達開語帶嚴厲：「我在問到底有沒有？」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到底爲了什麼？」

「都只爲楊秀清要爭第一把交椅。」

「像這樣怎能共大事？那還打什麼江山？」石達開仰頭回憶似的說：「記得洪先生和馮先生初次來訪，就談共同打江山的事。我看洪先生神經兮兮的，沒有敢答應。後來馮先生再次來看我，說出他驅除滿清，重建太平天日的抱負。又說拜上帝教有幾萬信徒